

一生只种一亩田

□孙少山

人生边上

无论你的 一生多么辉煌,多么艰难,其实也只是一瞬间。梧桐的叶子及早地黄了,落了,它的黄不是杨树的那种杏黄,而是近于红的一种黄,火焰的颜色。春天它刚发芽时的情形我还记得清楚。这里杨树却大多是没经过黄色就已经飘落,落在地下的是一堆了无生气的灰。一座普通的庄稼小院,门前打扫得很干净,安放着一块光滑的石头,而墙头上的石块儿就更是每一块都砌得恰到好处,不知道当时费了多少思量。那就是他一生的岁月。他的一生就在这里生活,他心满意足地老了,岁月把他已经消磨得枯萎,头发稀疏而苍白。现在,阳光还照在他身上,风吹过他的耳畔一如当年,此时的风声还能让他想起那头发乌黑的时光。火车飞驰,窗外掠过低矮的山冈,一个农人牵着一头牛走出村子,牛和人一起抬头看着过往的火车,车里的人和山沟里的牛和人一闪而过。车里的人心生怜悯,这个人和这头牛注定要在这条卑微小山沟里出生在这条小山沟里死去。这条小山沟仅仅是大地的一道皱褶啊,这样一条微不足道的皱褶里出生和结束。车下的人却在想,这些人匆匆要到哪里去?前面能有他们熟悉的地方吗?那里有他们的家吗?

你错过了这棵小树生长的过程,它在只有拇指粗的时候很是可爱,就像一个孩子似的那么稚嫩,春天的叶子刚刚萌发时,像孩子睡醒刚睁开的眼,惊喜地看着这个世界。你错过了这块田里这些玉米生长的过程,春天刚出土的苗儿只有三四片叶子,风吹动时它们没命的摇动,像急不可耐的孩子要下地奔跑。它们出穗时的样子你更是没见过,那么优雅安闲,像少妇一样羞怯地低着眼睛。你错过了,你错过了,即便最普通的一株麦子,它在黄昏时和早晨已经大不相同,在晨光和晚霞中它都有不同风情,更别说从小到大的风景。

归根到底,你的世界是感觉的世界,你不可能顾此而不失彼。你的感觉有限,你不可能看到山顶而同时又看到山下。虽然你有两只耳朵,但只能听到一种声音,除非它们混合在一起。《命运交响曲》是不屈的抗争,《二泉映月》却说出了一种人生的无可奈何,无可奈何。

每个男人都 有一个梦想,妻要成群,但那只是梦想而已,你的能力有限,只能真正地爱一个人。就像那支歌里唱的那样,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你的感觉是有限的,你只能在你的感觉范围内享受你的人生,休想多走出一 步。你可以不甘,你可以奋斗,你可以走遍世界,但那些都和这个山沟里度过一生的老人一样,所有的辉煌都只是幻觉而已。鸟儿飞过蓝天,什么也不曾留下。你看那些阿尔卑斯山下的老人,他们守着那数百年的老屋安适地坐在门前,那是他们的祖辈留下的老屋,不曾有过任何改变。他们也和他们的祖辈一样,从来也没走出过那片山地。他们安于一生就守着那老屋生活老去。还有那些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人,或是一生只制作胡琴,或是只拉胡琴,或是一生只研究天上的星星,一生只写一些别人未必认可的文章。你一生只能种一亩田,一个老农一生只守着一个女人,但是他们一生相处得丝丝入扣,或苦或乐,都能感知。



扫码关注《天鹅》 共享文字之美

副刊

村子里的新闻

□徐亚娟

龍江故事

她们用善良和道义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没有人比她们更懂得这里,没有人比她们更热爱这里,她们始终传播满满的正能量。



《老戏票》

版画

90×140cm

杨振和马忠贤

向大家闺秀一样的嫂子居然深得母亲的传承,也开始战斗在村子里的新闻一线了。嫂子在孩子们成年离家后的近10年时间里,开始参与村子里决定各家各户幸福生活指数的大事了,比如,谁家的儿子要娶妻生子,谁家的闺女嫁入豪门,谁家的媳妇外遇婚变。至于调解家庭婆媳矛盾、邻里纠纷这样的事情基本就是皮毛小事,我甚至亲眼见过嫂子不愠不火地指导邻居家教育子女,指导一户人家发家致富。所以,基于这样的工作能力,来自嫂子这里的新闻都是村里的高端大事,都是重大级别的新闻事件,而且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嫂子这里的新闻超级真实,时间地点人物准确翔实,新闻脉络清晰,最后事件的结果几乎都是在嫂子的策划下取得了圆满结局。所以,在我们家的新闻队伍里,嫂子应该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嫂子心灵手巧性格稳重,在村里威信极高。一般回到老家,如果行色匆匆,来了稍微停留就要回去,那就只能听听母亲那些没有秩序没有出处的小道新闻。只有在家住上一晚上,在嫂子做完了家务,村子里都安静下来的时候,嫂子才会安闲地坐在那里,妩媚地一笑,然后轻声细语地开口问我:“你还记得沈二娘家吗?”一般这样的语句开头就意味着重大新闻出现了。“记得啊,当然记得啊。”我有时候会想,我回到家克服生活上的诸多不适应住上一晚上,其实很多时候,我就想听嫂子聊聊天。嫂子从沈二娘家的小女儿不肯好读书16岁辍学打工开始,一直讲到这个女娃到如今35岁经历家暴、离异,最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屯子里艰难度日,最后嫂子帮着她们撮合了和靠帮能干的二葵的婚事,开始过起了小日子。在这种时候我就会体会到来自母亲的那些断断续续的小道消息质量太低了,瞬间传说的实效性新闻一下子在嫂子这里成为具有深度思考价值的社会事件,这样的事件足以指导教育子女的学习、婚恋,有理有据,有感同身受的辛酸,有看得到的幸福结果。

在村子里,母亲和嫂子传播的不仅仅是居家过日子的家长里短,令人惊喜的是,她们对于新政策、新思想、新技术的传播力量甚至大于新闻媒体。农村开始推行村民养老制度,嫂子电话里问我这样每年给国家交几百块钱,60岁以后就可以每个月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政策是不是真的,应不应该交。我告诉嫂子,凡是国家出台的这样的政策都是有利于老百姓的社会福利性质的政策,不但要交一定要多交。我的很多解释嫂子并不能完全理解,嫂子在村子里最直接的传播就是“以后你年纪大了,不用孩子给你养老,是国家给

温馨的端午

□李林

小浮记

年轻时不经意的细微之节,在耄耋之年,却倏然间倍感亲切起来……

五月初阳,是个幽幽多思的日子,也是个清新淡雅的日子,轻得像夏夜的风,淡得像松花江老头湾在无风的日子里隐约可见的涟漪。端午节,轻轻地来了,又轻轻地走了,没有振聋发聩的鞭炮锣鼓,没有没完没了的叩首揖拜。清风白云,梨花带露,空谷足音,虫唧蛙鸣——处子般的恬静与清新,我喜欢。

前些年,我喜欢清晨去踏青,在郊外青山,在溪水河畔,在碧绿的草场,畅游美景、采摘花草、结伴嬉闹,折一枚柳枝,采一把艾叶,回家挂在窗前,再把红红火火的各色彩纸叠成的葫芦,拴挂在柳枝上。

一处原本平淡的小家,立马就生机盎然起来。

这几年,年岁大了,脚步迟了,身子懒了,似

乎无心踏青赏景了,夜晚又浅睡与失眠,早晨就喜欢恋床与辗转那磨。

待到红日高照,家人催我吃早餐,我才庸庸懒懒地起床穿衣。可一抬头,却看见挂壁的电视左上角,垂着一个造型精美的红色小荷包!我上前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自言自语地笑言:真挺好看。可当我又慢悠悠地穿袜子时,却又发现脚脖子上,系了一根五彩斑斓新颖别致的丝带!我问:这是谁什么时候给我系的?贾先生说:你睡觉时你姑娘给你系的。

我在胸腔里一笑,呵呵,我女儿是怕老爹过早地“跑”了哇!我自问自答:那葫芦也是小波买的啦。

女儿并不富有,但女儿的心,总是缜缜密密的,女儿的手,总是纤纤巧巧的。

挂在家里的荷包不仅一整年地包含着节日的气氛,也包含着香草般的生活气息。现在,它已是我一年又一年的等待。

包着香草的荷包

□王宏

舊時月

是在欣赏。这把年纪的老人是如何把一些琐碎的布片和一些小装饰一针一针地缝在了一起,而且还把天然的香草也一并缝了进去,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它们变成了又好看又好闻的荷包?我问老人:“这些都能卖出去吗?”她说:“不一定,就是都卖出去能卖几个钱?我就是喜欢,卖不出去就挂在这儿给大家看,愿意买就买,不买就看,过节了嘛。”有个买荷包的人走过来想买,跟老人讨价还价。我想,她不应付这个价的,因为单就一个84岁的老人,能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一种喜欢的执着绣进荷包,这带给我们的便是无价的了。

我把老人绣的荷包挂在了家里的窗梁上,有时也变换它的位置,家里来了朋友我都会给他们讲进荷包的来历。看着荷包,闻着淡淡的香香味,我就想着下一个端午节,老人和她的荷包还会如期出现在那里吗?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老人和她的荷包都如期地出现在了那里,我也如愿地一年又一年地从老人手里接过她赠予我的荷包。如今,家里已有四个荷包了,它们是我装绣过的房间里最惹眼,最特别,也最有味道的一道风景。

今年端午节前我又如期前往,在老位置没有见到老人,心不禁一沉。我疑虑地环视了一下四周,老人和她的荷包出现了!原来她换了地方,她把原来的那个位置让给了一个卖花的老人,她说她在哪儿都行,有个地方摆上就行。是啊,无论她

在哪,只要她在这里,这繁杂器闹的市场就会有一份难得的宁静和温馨,就会有一份不是从生产线下来的节日景观。老人的背比去年又驼了许多,眼睛也浑浊了,核桃皮似的脸也更加皱褶了。她绣的荷包针码也有些粗糙了,我看到有两个荷包上还有点儿污渍,我想一定是她眼神儿不好了没有看到,但荷包的香味不减。我跟她说:“奶奶,你今年快90了吧?我每年都买你的荷包。”她说:“是吗,我不认识人,老了,今年都89了。”“奶奶,我跟一个朋友说起了你,她也想看看你,但她家离得太远,所以她让我今年一定给她带个荷包。”她听了我的话,非常高兴,给我拿了两个最大最饱满的荷包,还赠给我几个小香袋。当我提出要给她和她的荷包照几张相时,她眼睛好像一下子亮了许多,她整理整理衣服,捋了捋头发,手把着那个简易的架子,站在她的荷包中间,核桃皮似的面容舒展开了,我想她的心也一定舒展了,她89岁的时光也将以舒展的姿态,不仅定格在相机里,而且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挂在家里的荷包不仅一整年地包含着节日的气氛,也包含着香草般的生活气息。现在,它已是我一年又一年的等待。

等待什么呢?等待端午节,等待那个包着香草的荷包,等待看到一位老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执着。

我用手捻搓着系在脚脖子上的丝绒绳,笑容,像自来水般在脸上喷洒开来,身体的柔软部分遽然间跌落在蜜糖里,一个久违的词——温馨,突然就充溢到大脑的全部。

温馨,像五月的清风,从不喧嚣造势,轻轻地来到你的身旁,融溶到你的心里。温馨,像一位儿时好友,带着童真般的真挚,暖暖地亲昵地贴在你的肌肤上。温馨,不需要豪宅巨款和红顶权胃,只需要一指纤细的拨弄,就会让你的心甜甜的、酥酥的,像半开的花,像微醉的酒……

人老了,企盼儿女们的关注,渴望的是温馨。年轻时不经意的细微之节,在耄耋之年,却倏然间倍感亲切起来,我不知,这是衰草暮阳的寂寥,还是人到晚年,退去了浮光掠影返璞了的生命真谛……



《端午图》 中国画 罗聘